

美声独唱视角下艺术歌曲的声音塑造与情感演绎研究 ——以《我爱这土地》为例

张妮慧

广西外国语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0

DOI: 10.61369/VDE.2026050044

摘 要： 艺术歌曲是美声独唱艺术中极具人文价值与审美高度的体裁，以诗乐合一、情感细腻、表达内敛为核心特质，对演唱者的专业技巧、艺术感悟力与舞台把控力有着严苛要求，也是衡量声乐演员艺术造诣的核心标杆。本文立足美声科学发声体系核心准则，兼顾西方声乐技法规范性与中国本土艺术审美特性，以经典作品《我爱这土地》为核心案例，从气息控制、共鸣运用、咬字归韵、声区统一四大核心技术出发，结合舞台独唱实践经验，剖析艺术歌曲演唱中技术与情感的共生互促关系，细化作品段落演绎、情感把控与艺术再创作思路，针对性总结高水平独唱演员的艺术素养提升路径与舞台实践准则，展现专业能力与艺术造诣，同时为中国艺术歌曲的演唱实践提供可参考的经验。

关 键 词： 美声独唱；中国艺术歌曲；声音塑造；情感演绎；《我爱这土地》；舞台实践

Research on Sound Modeling and Emo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Art So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el canto Solist-Taking "I Love This Land" as an Example

Zhang Nihui

Guangxi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ning, Guangxi 530000

Abstract： Art song is a genre of great humanistic value and aesthetic height in bel canto solo art. Its core characteristics include the integration of poetry and music, delicate emotions, and restrained expression. It imposes stringent requirements on singers' professional skills, artistic perception, and stage control, and also serves as a core benchmark for measuring the artistic attainments of vocal performers. Based on the core principles of the scientific vocal production system of bel canto, this paper balances the standardization of Western vocal techniques and th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local art. Taking the classic work I Love This Land as the core case, it starts from four core techniques: breath control, resonance application, articulation and vowel ending, and register unity. Combined with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stage solo performance, it analyzes the symbiotic and mutually promot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ique and emotion in art song singing, refines the ideas for paragraph interpretation, emotion control, and artistic re-creation of the work, and summarizes targeted paths for improving the artistic literacy of high-level solo singers and stage practice criteria. It demonstrates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nd artistic attainments, while providing referential experience for the performance practice of Chinese art songs.

Keywords： bel canto solo; Chinese art song; vocal shaping; emotional interpretation; I Love This Land; stage practice

引言

艺术歌曲作为声乐艺术中的演唱体裁，始终以文学性与音乐性的高度统一为核心，区别于歌剧的戏剧性、夸张化表达，艺术歌曲更注重独唱者内心情感的细腻传递、声音质感的精雕细琢，以及诗词意境与旋律韵律的完美契合，每一处演唱细节都承载着作品精神内核，是衡量美声独唱演员专业水准的重要标尺。美声唱法的科学发声机制、均衡声区统一、通透音色质感与绵长气息支撑，为艺术歌曲演绎筑牢技术根基，尤其在中国艺术歌曲的演唱中，既能严格保留美声唱法的核心技术规范，又能精准适配中文诗词的韵律美感与东方审美意境，实现外来演唱技法与本土艺术内涵的完美融合，成为中国声乐艺术发展的重要因素。逐步形成独具东方韵味的中国艺术歌曲体系和艺术价值。

演唱技术的纯熟度与舞台完成度，看重演员的综合艺术修养、作品深度解读能力、长期舞台实践积淀与艺术创新意识。《我爱这土地》作为极具代表性的经典作品，在本人多年的美声演唱与教学的实践中反复打磨，让人深刻领悟到，艺术歌曲演绎绝非简单的旋律演唱与歌词念白，而是技术为骨、情感为魂的二次创作过程，唯有让美声技巧服务于作品情感，以技术承载情感、以情感赋能声音，才能真正诠释作品内核，这也是高水平声乐演唱的核心追求。本文以此作品为案例，聚焦中国艺术歌曲演唱实践，系统阐述美声独唱中艺术歌曲的演绎精髓，梳理演唱技巧与情感表达的融合路径。

一、美声独唱中艺术歌曲的声音塑造技巧

科学的发声是艺术歌曲演绎的根基，相较于歌剧、民歌等其他声乐体裁，艺术歌曲对声音的细腻度、控制力、纯净度与连贯性要求更高，无需追求宏大音量、强烈戏剧张力与舞台表现力，而是侧重声音的精致感、层次感与意境适配性，核心围绕气息、共鸣、咬字三大核心维度精细化打磨，每一项技巧的运用都需紧密贴合作品的情感基调、文学意境与旋律走向，这也是本人多年演绎《我爱这土地》等中国艺术歌曲时始终坚守的技术原则。在长期实践中我深刻体会到，声音塑造不是孤立的技术练习，而是围绕气息、共鸣、咬字、声区统一四大维度精细化打磨，各项技巧均是为了让声音贴合作品情感基调、诗词意境与旋律走向，实现声与情的高度统一。

（一）气息控制：以稳为核，贴合情感起伏

气息是歌唱的动力源泉，更是艺术歌曲演唱的核心根基，业内素有“善歌者必先调其气”的说法。艺术歌曲多为长线条舒缓旋律，情感表达内敛深沉、余韵悠长，要求气息做到深沉、稳定、柔韧、可控、绵长，摒弃浅胸式呼吸、锁骨式呼吸等错误方式，以胸腹联合式呼吸法为支撑，实现吸气深松、呼气匀稳，让气息与旋律、情感同频共振。演唱中气息并非机械支撑，而是随作品情感脉络、旋律起伏动态调整，达成“情动于中，气息随之，声出于口”的演唱状态。

这一技巧在《我爱这土地》演绎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作品旋律舒缓厚重、情感层层递进，无华丽炫技段落，全靠气息支撑传递深层情感。开篇“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旋律低沉内敛，气息需深沉丹田、轻柔推送，以沉稳克制的气息营造沧桑赤诚的情感基调；中段旋律上扬、情感渐趋激昂，气息需强化腰腹支撑，匀速有力推送，保障长旋律连贯流畅，为情感迸发蓄力；结尾“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作为全曲情感核心，气息需放缓流速，以中等音量延音支撑，尾句缓缓收束，让情感余韵绵长，真正实现气息为情感服务。

（二）共鸣运用：调和适配，塑造专属音色

美声混合共鸣是塑造艺术歌曲音色的关键，区别于歌剧演唱的强共鸣与穿透力，艺术歌曲追求温润、通透、含蓄、细腻的音色，演唱时需精准调控胸腔、口腔、头腔共鸣配比，保持喉头稳定、喉咙松弛打开，让声音集中柔和，贴合东方艺术审美意境。

针对《我爱这土地》深沉厚重的情感特质，演唱全程以口腔

腔共鸣为基础、胸腔共鸣为底色，高音区增强头腔共鸣，实现三腔共鸣均衡统一。开篇以口腔腔和胸腔共鸣为主，赋予声音厚重感，传递土地的苦难与悲悯；中段情感上扬、音高提升，适度增加头腔共鸣，提升声音通透度，传递内心的坚毅与期盼；结尾回归柔和混合共鸣，以温润且富有力量的音色，凸显深沉的家国情怀。全程把控共鸣强度，杜绝腔体过度打开、声音外放刺耳，让音色与作品情感、文学意境高度契合。

（三）咬字吐字：字声合一，传递诗词内核

文学性是艺术歌曲的灵魂，咬字吐字是连接声音美感与诗词内涵的核心桥梁。中文艺术歌曲演唱需兼顾美声发声的流畅性与汉语四声韵律，做到字头清晰、字腹饱满、字尾归韵、字正腔圆，实现字声融合、以字传情，规避重声轻字、有声无情的误区。

《我爱这土地》歌词源自艾青经典诗作，语言质朴却情感厚重，演唱中需精细化处理咬字：核心意象词汇字头轻准、字腹饱满、字尾干净归韵；“嘶哑的喉咙”咬字凝重，贴合诗句中的苦难底色；“暴风雨”“悲愤”等词汇咬字有力，传递内心沉痛；结尾语句咬字放缓节奏，字字含情，让诗词文学内涵与声音美感深度融合，彰显艺术歌曲诗乐合一的核心魅力。

（四）声区统一：无痕衔接，保障演唱完整

声区统一是美声独唱的核心技术难点，也是艺术歌曲演唱的基础前提。艺术歌曲注重声区平稳过渡，忌讳换声区声音断层、音色突变、音量失衡，要求低音区扎实、中音区流畅、高音区通透，实现三声区无痕衔接，保持全曲音色、音量、情感的高度统一。《我爱这土地》换声区集中于中段情感递进段落，演唱中以混声唱法过渡，保持喉头稳定、气息均衡，避免压喉、挤卡问题，让声音全程连贯统一，贴合作品整体情感基调。

二、艺术歌曲情感演绎的核心路径

艺术歌曲演唱中，精致且高级的演唱绝非单纯依靠技术熟练度体现，核心在于情感演绎的深度、厚度与真挚度。艺术歌曲的情感表达忌讳刻意煽情、表面化表演、程式化演绎，而是要求演唱者立足作品内核、融入自身感悟，以扎实的技术为支撑，传递出作品的深层情感与精神内涵，这也是本人演绎《我爱这土地》等中国艺术歌曲时始终坚守的艺术准则。在长期舞台演唱与教学实践中我发现，技术是情感表达的基础，情感是技术演绎的灵魂，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只有技术过硬、情感真挚，才能

让演唱兼具专业性与感染力，完成高质量的艺术歌曲演绎。

（一）深耕作品底蕴，筑牢情感根基

情感演绎的前提是深度解读作品，吃透创作背景、主题内涵与情感基调。《我爱这土地》创作于1938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大片国土，中华民族处于危难时期，诗人以鸟自喻，将对祖国大地的赤诚热爱、对民族苦难的深切悲悯、对家国未来的期盼融入诗句，旋律与诗词情感高度契合。演唱前需深入研读创作背景，体悟诗作背后的家国情怀，摒弃单纯唱旋律、炫技巧的误区，代入作品语境共情情感内核，让演唱有魂、有情、有根。

（二）把控情感层次，实现递进表达

《我爱这土地》情感脉络清晰，从隐忍到迸发、从激昂到沉静，层次分明。演唱中需精准把控情感节奏，通过声音力度、音色、速度的细微调整，实现情感层层递进、收放自如。开篇以弱质感沧桑音色起唱，情感内敛克制；中段随着意象铺陈，情感逐步上扬、力度缓缓增强；激昂的高潮后旋律回落，情感归于深沉，结尾部分轻柔收束、余韵悠长，全程遵循艺术歌曲含蓄蕴藉的审美，让情感自然流露、直击人心。

（三）融入个人感悟，形成独特风格

艺术歌曲演绎并非机械复刻，而是在尊重原作内核的基础上，融入个人艺术理解与演唱感悟，形成专属演唱风格。在长期演绎实践中，褪去刻意的情绪外放，侧重传递作品中的坚韧与赤诚，以内敛厚重的演唱方式贴合东方审美，根据舞台场景微调声音与情感细节，让每一次演绎都富有生命力，实现技法规范与个人艺术特色的统一。

三、美声独唱舞台呈现与艺术素养提升

艺术歌曲美声独唱最终落地于舞台，舞台呈现是技术与情感的综合体现，优质的舞台表演无需夸张肢体与繁复布景，核心在于仪态端庄、神态真挚、台风沉稳，让观众聚焦声音与情感本身。演唱时站姿挺拔松弛、肢体动作简洁克制，以眼神、神态传递情感，与伴奏默契配合，营造沉浸式艺术氛围。

声乐艺术素养提升是长期过程，日常需坚持基础技巧训练，筑牢发声根基；广泛涉猎文学、美学相关知识，提升作品解读能力；积极参与舞台实践，在实践中打磨技艺、优化演唱细节；深耕中国艺术歌曲领域，兼顾技法精进与文化感悟，推动美声唱法与中国本土声乐艺术的深度融合，持续提升演唱者的艺术水准。

四、结论

中国艺术歌曲是声乐演唱的重要载体，其演绎核心在于以美声技巧为骨、以作品情感为魂，实现演唱技术规范与情感内涵的高度统一。以《我爱这土地》为代表的经典艺术歌曲，对气息、共鸣、咬字、声区统一的精细化要求，对情感层次、作品内涵的诠释有着高标准，全面考验演唱者的专业技术与艺术修养。

践行艺术工作者的使命，继续深耕中国艺术歌曲领域的演唱，需始终坚守声情并茂、以情带声的准则，平衡技术与情感的关系，在精进技法的同时深耕作品内涵，让科学发声服务于情感传递。未来声乐演唱实践中，需持续深挖中国艺术歌曲的艺术魅力，让经典艺术歌曲的文化价值与审美价值得到更好展现，推动中国艺术歌曲演唱艺术的长效发展，最终形成中国声乐，迈步走向更高的艺术高峰。

参考文献

- [1] 沈湘 《沈湘声乐教学艺术》[M]. 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6.
- [2] 李维渤 《歌唱发声的科学基础》[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 [3] 喻宜萱 《声乐艺术实践与探索》[M]. 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8.
- [4] 周小燕 《中国艺术歌曲演唱教程》[M]. 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20.
- [5] 田玉斌 《美声唱法教学与实践》[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
- [6] 赵梅伯 《歌唱的艺术》[M]. 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7.
- [7] 余笃刚 《声乐艺术美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 [8] 梁小珍 《试论女中音》[M]. 广西：歌海出版社，2003.
- [9] 李双江 《声乐表演艺术与舞台实践》[M]. 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21.
- [10] 李岚清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